

第一篇 西施傳記

一 西施出身

春秋時候，在現在浙江地方，有一個小小的越國，也是當時列國之一。牠的疆土，據國語越語上說：「南至于句無（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），北至于禦兒（今嘉興禦兒鄉是也），東至于鄆（今鄞縣是也），西至于姑蔑（今太湖是也）。牠的國都，就在現今紹興縣地方。

靠國都西南面，距離並不很近，有一座苧蘿山。在當時尚沒有郡縣制度，所以沒有屬那一郡那一縣的。到了秦時，才將越國改為會稽郡，在那裏設一個諸暨縣。再到漢代，又從諸暨縣中分析一個餘暨縣，諸暨在南，餘暨在北。再到唐時，改為蕭山縣，這兩縣直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過。據紹興府志地理志說，這苧蘿山實在今蕭山縣南三十里。

因爲最初蕭山也是諸暨，所以後人都說苧蘿山是在諸暨縣內的。

在這苧蘿山前面，有一個鄉村，在當時也不知道叫做什麼村，後人說牠是苧蘿鄉，大約因山而得名的。這鄉，前面有一條江，在當時也不知道叫什麼江，現在則稱爲錢清江，實在就是浦陽江中間一段的別名，也有稱爲浣紗江的。

有山有水，這鄉村該是多麼可愛的地方。如果碰到春天時候，正是千巖競秀，萬壑爭流，那更好比是一個仙境了。

就在這仙境裏面，產生了一代的美人，她的姓名叫做西施。有人說她姓西，也有人說她姓施，我們不相信她沒有名字，所以想她定是姓西名施。她的美，我們也無從形容她。只有後來莊子說她：「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。」前兩句便是後人所謂「沉魚落雁」，是說她的美，不但感動了人，而且感動了魚鳥，使魚見了會避，鳥見了也會避。實際莊子的話，原意並非如是，因爲他後面還說：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」因爲牠們都不知道西施的美，所以不知欣賞，反而奔避。喻禽獸的無知，所謂

不識貨而已。

西施雖然生得這樣美貌，因為是山鄉的女子，她幹的還是苦工作。她天天要到山裏去砍柴，將柴砍來去換衣食，所以她是個賣柴女郎，並不是什麼貴族千金。當時雖也有養蠶織布的事，但西施似乎還年幼，幹不來這種大人做的工作。

雖然她幹的是苦工作，但當時似也有人賞識她過。這又是莊子說的話，說她常有心痛的毛病，痛得厲害，便不免蹙着眉頭，看來似乎很難看，可是正有人說這樣一來，西施是格外美了。她的鄰居幾個少女，原是羨慕她的美貌，既有人說這樣更美，便也學了起來。可是這一學，反而弄巧成拙，醜的人格外醜了，富人看見，就關起大門，不再出來；貧人看見，甚至帶他妻子，趕緊搬場。莊子原是喜歡講笑話的人，可靠不可靠不得而知，不過他話既是這樣說，當然有些根據。這樣看來，可知西施的美，並非無人賞識，一村中人，不論貧富，似乎都很愛她。她在這村中，說不定已瘋狂了許多人，只是她不肯這樣就埋沒她的前途而已。

二 被選入宮

那當是在越王勾踐即位後的九年，距離現在已二千四百多年了，西施終於被人賞識，選到越王宮裏去了。

原來越國的北面有一個吳國，正與越國有世仇的。此時吳國正是夫差在位，也已有八年了。他的父親闔廬（也作閭閻）正是被越王勾踐所打傷的。闔廬死的時候，便對他說：「你會忘記勾踐殺你父親嗎？」他說：「我決不會忘記，三年之內，必定報此仇恨。」果然在他即位的第二年，用精兵來攻打越國，把越國打得大敗，不敢再戰。越王便派大夫文種前去講和，並願意稱臣投降。吳王當加接受。越王便臣入吳國，忍苦受難，經過三年方得吳王允許，放還歸國。

當然越王受此奇恥大辱，也決心報復。與諸大臣商量報復之計，當時文種便獻上九策，說是如果一一實行，不但可以報復，而且可以滅吳。這九策中的一策，便是獻美女

以惑其心，因為吳王是好色的，只要他肯接受，他當然會耽於女色，荒廢政務，越王便可乘機報復了。

越王聽了這個計策，十分贊同，即派人在國內物色美女。當時派遣的是什麼人，我們無從知道。有人說范蠡也親自出馬，前去物色美女，這話毫無根據。因為范蠡是當時堂堂的相國，他的責任何等重大，那有此種閒暇工夫，去做小使臣的事情，所以斷不可信。

這物色美女的小使臣，當時派出去的一定很多。有幾人便來到苧蘿山物色。當然西施本已美貌出名，她是毫無疑問的被使臣們看中了，當即把她帶到越王宮裏。看來各處美人雖物色了好多，都沒有像她這樣美貌的。只有一位和她鄰近不遠的鄭旦也相差不多，越王便決定只選她們二人，其餘的都讓她們歸去。

但是西施畢竟是鄉村的女子，雖然貌美十分，不免帶些鄉氣；而且既欲進獻吳國，也應教些歌舞，方可稱為十全十美。於是越王便另起一座美人宮，使她倆住在裏面。這

美人宮也儼如王宮，周圍有五百六十步，有二個陸門，一個水門。至於宮內陳設，當然十分富麗，使她倆過慣了此種生活，將來進入吳宮，不至於發生了隔膜。

這樣過了三年，她倆一切容儀都嫻熟了，諸般歌舞也學全了，越王便把她倆進獻吳國，特派范蠡爲使臣，那正是越王勾踐的十二年。至於西施在路上情形如何，我們不得而知。有人說她在路上竟與范蠡私通，而且還生了一個兒子，這真是侮辱，我們當然不可相信的。

三 進獻吳國

西施隨范蠡既到了吳國，便先由范蠡進見吳王。范蠡再拜叩頭說：

「越王勾踐私得兩個女子，不敢私自留下，謹使陪臣范蠡，獻奉於大王之前。大王不以爲她們鄙陋無貌，希望能夠容納，以供大王呼喚之用。」

吳王本是好色，聽了越王來獻女子，心裏便很高興，一面也想：「這是勾踐盡忠於我的

明證，否則他何必獻女於我呢？」可是在旁的伍子胥，聽到此事，即向吳王奏諫，他說：

「這那裏使得，願大王萬勿容受！爲臣雖愚，也曾知道五色能使人眼花，五音能使人耳聾。從前夏桀看輕湯王，終於被湯王所滅；殷紂看輕文王，也爲文王所亡。現在大王若受此女，將來必有禍殃。爲臣聞知越王日夜勤勞，親理政務，並且聚敢死軍隊，多至數萬，此人不死，將來必得其願。還有越王施行仁政，進用賢人，此人不死，將來必成其名。還有越王夏穿毛裘，冬着薄葛，此人不死，將來必爲我敵。爲臣又聽說賢士是國家的珍寶，美女是國家的禍殃。夏亡在於妹喜，殷亡在於妲己，周亡在於褒姒，難道大王還不明白嗎？」

可是吳王那裏肯聽子胥的話，他正被西施的美貌所迷住了，總於接受了西施，不聽子胥的忠言。

吳王自得了西施以後，當然寵愛異常。除原有的姑蘇臺大加改造外，特地又爲西施

趕造館娃宮於靈巖山上。那宮殿莫說牠十分富麗堂皇，雕棟畫樑，甚至欄杆都用玉節，水溝也用銅包。窗簾都是一串一串的細珠，日裏放下，免得有塵沙飛入；夜裏捲起，就在那裏坐着賞月。僅是一宮當然還嫌單調，於是再築一斜廊，把地下鑿空，用榿梓一類美木，剖以爲板，鋪在上面。這樣人行其上，吱吱作響。吳王便常令西施與宮人，步繞其上；稱之爲響屐廊。

但這只是宮內的設置；若要遊山玩水，總還要有些建築，以盡其樂。於是在山前鑿了一條長涇，其直如矢，兩旁滿栽香草香花，使西施在涇上泛舟，隨手可以採香，就名其涇爲採香涇。又於山頂造了一座高臺，使西施彈琴其中，就名爲琴臺。而且在琴臺上面，可以遠眺太湖，滴翠叢碧；好像置身在白銀世界裏面。此外又在山中鑿池掘井，把一座高不過三百六十丈的靈巖山，點綴得更加美麗，至今流傳了許多豔跡。

這不過是吳王離宮之一，但到夏天時候，總也嫌山上太熱，不堪居住，於是吳王又在太湖洞庭西山縹渺峰的南灣，築了一個避暑的地方，名之爲消夏灣。這消夏灣三面皆

山，獨南面像個門闕。周圍約二十里，正如一個小湖。這裏面烟蘿塞望，水樹涵空，只有飛鳥時來，却是遊人罕至，所以他們處在其中，宛如仙鄉，不僅消暑而已。

除此以外，吳王又關采蓮涇，錦帆涇。采蓮涇種着許多蓮花，偶然也乘夏日，命西施前去采蓮。錦帆涇是一條大濠，吳王就與西施坐着錦帆，在這裏泛舟遊嬉。興來的時候，吳王也時常走狗鬥雞，這原是古時的一種雜戲。走狗有走狗塘，鬥雞有鬥雞坡，吳王既時光臨，西施自然也隨時陪伴。

要說西施在吳宮的生活，大率總是如此。雖然這十二年裏面，吳王也曾興兵出國，伐齊伐魯，他的雄心不小，但因此總於忘記了越國，爲西施忘記了他的仇恨。

四 被殺殉難

這樣過了十二年，西施竭誠事奉吳王，吳王也竭誠寵愛西施。他因爲寵愛西施，把越國的事早已忘了，雖然像伍子胥的屢次進諫，他也不肯聽從，只當越王是盡忠於他，

決不會有所變心，甚至嫌伍子胥的再三進諫，就把他賜以一死。

等到伍子胥一死，吳國只有太宰嚭王孫雄一般佞臣當權了。越國早已十年生聚十年教訓，專待機會報復了。

就在越王勾踐二十二年，越王大舉伐吳，把吳都緊緊的圍困起來，足有三年之久。等到後來，吳國的軍心都渙散了，都城也已不保。那時吳王還想自己逃命，也顧不得美人西施。但他似乎並不恨西施，所以臨走的時候，一心還想着有復國的日子，可以與西施重會。

那已是十月的時候，吳王連走三日三夜，趕到餘杭山地方，一些沒有進食，所以已是餓得不能再走，只好拿着生稻生瓜來吃。一面越兵還是追着他，他求越王饒赦他，越王雖有放他於甬東（即今浙江定海縣）的意思，可是范蠡等進諫，說是斷斷不可。吳王也自知已無生望，就伏劍而死，也有說他是自縊的。

當吳王逃奔以後，西施還在宮裏。西施想，她的責任已經盡了，她的目的已經達

了，她還跟着吳王做什麼。雖然吳王這樣寵愛她，她也應當感激些恩情，可是她原是一個山鄉的女子，她不是爲了越國，爲了越國想報仇恨，她怎麼會到這裏來呢？她早想定，即使吳王對她有百二十分的恩情，她也無用報謝。她迷惑吳王，是別有用心。她也不希望這次越國得以報復，說她也有一部分的力量。她只覺得爲國家出力，女子同男子都是一樣。雖然這樣一來，或者正如伍子胥所說，被後人認她是夏的妹喜，殷的妲己，周的褒姒。但她可不能顧到這些。她本是越國人，越國人來到吳國，來到她的敵人的吳國，這地位，這情形，怎麼可以說與妹喜姐已褒姒同樣呢？她那裏願意去事奉敵人，她無非爲的是越國，無非爲的是她祖國的越國。她要盡祖國一分的責任，所以她願意入選爲美女，願意被獻來吳國。來吳國十二年之久，她無時無地不想着祖國，祖國現在的情形是怎樣了，爲什麼還不來報復呢？她想只要有這麼一天，她能看見祖國的軍隊浩蕩而來，衝殺進她的宮裏，把她殺了，她也願意。她有什麼不願意呢？祖國是興強起來了，單單犧牲她一人，她還覺得不值得嗎？

如今，這願望總究竟是達到了，她眼看吳王狼狽的逃去。她真覺得可笑，一個這樣無用的東西，窮兵黷武，結果只是這樣下場。他當然不會再有生望的，因為祖國的軍隊已經佔據了他的都城，他已經亡了國了。

果然，吳王已經自殺了，她也看見祖國的兵士已經衝到宮裏來了。她很鎮定，她一些不想奔避，她總於在亂兵中被殺了。

她死了，她真的死了，莫說她僅僅以美貌取悅於人。顧全大局，犧牲一己，離間敵人，爲國報讎，誰說她不是女中的豪傑！巾幗袞裏的英雄！